

裁军谈判会议

CD/PV. 685
28 July 1994
CHINESE

第六八五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94年7月28日星期四上午10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苏马迪·D.M. 布罗托迪宁格拉特先生（印度尼西亚）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 685 次全体会议开始。

在请名单上的发言者发言之前，让我对荷兰的新代表亚普·拉马克大使表示热烈的欢迎，他今天和我们第一次见面。拉马克大使并不是谈判会议的新来者，因为他作为代表团的一员几年前就曾参加过裁军谈判会议。我要说，我们希望他对我们共同的事业作出贡献，而他也可以指望我们的充分合作，我确信，这番话代表了我们大家的心声。

在我们今天的发言者名单上有摩洛哥代表和尼日利亚代表。

本·希马先生（摩洛哥）：主席先生，印度尼西亚在几个机构中对裁军工作的承诺加强了我国代表团的下述信念：在你的领导下，会议将有更大的动力，从而有助于胜利地完成今年的工作。在你之前的几位主席，法国的埃雷拉大使、德国的霍夫曼大使、匈牙利的博伊特豪大使和印度的钱德拉大使，都应得到赞扬，因为他们为使会议具有活力并朝着新方向发展作出了可贵的贡献，而这已成为今天本会议工作的特点。

经历了九年之后，我驻日内瓦的使命即将结束，我想在此很简单地谈几点个人看法。

在 1980 年代中期，我和当时的同事们都对谈判会议的软弱无力和旁观态度感到沮丧和失望。尽管为寻求达成必要妥协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但由于缺乏政治意愿，会议还是陷入了无谓的辩论。

在 1985 年 11 月首脑会议上出现的日内瓦精神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这个时代里，可喜的是在就裁军主要优先事项进行双边谈判的同时，谈判会议的工作也恢复了活力。

我荣幸地和当时的同事们一起看到了对话逐渐代替了对抗，而且经过漫长的进程之后，不信任终于让位给合作。此后，谈判会议，由于通过了化学武器公约，表明了它还是谈判其他协定的最适当的论坛。一年以来，它从事着最激动人心的工作，即谈判禁止核试验条约。不错，由于参与者的正当关注，重大的意见分歧依然存在。但

在这方面，我不能不提及由于其不懈的努力以及毫不马虎和开放的态度从而已为谈判会议中最近出现可喜的事态发展铺平道路的男男女女。

今天，如果谈判会议要将其工作进行到底并满足国际社会的期望，那么，每个人都必须动员起来。我认为，谈判会议有办法和意愿这样做。它将会取得成功，因为它的成功是其命运，即每个活着的人的命运的一部分。

我愿在结束这一简短发言之前，对秘书长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夫斯基先生、副秘书长阿卜杜卡迪尔·本斯梅尔先生和秘书处全体人员以及口译人员对我们的工作作出的有效促进表示感谢。我国代表团可以保证支持致力于裁军事业的非政府组织。我愿我的所有同事一切顺利，并为他们的友谊表示感谢。

主席：我感谢杰出的摩洛哥代表的发言及其对几位主席所说的友好话语。

本·希马大使向谈判会议作了最后一次发言。随着本·希马大使的离去，我们不仅将失去一位受尊敬的同事和驻本会议大使的老前辈，而且还将失去一位干练的外交家，他对谈判会议的宝贵贡献值得人们称道和永志不忘。我想利用这个机会祝愿本·希马大使在其新的重要职务上一切顺利，当然还要对他及其家庭的新的未来表示最美好的祝愿。

法塞亨先生（尼日利亚）：主席先生，我首先赞同就摩洛哥大使的离任所表示的惜别之情。我们祝愿他在新的工作中获得成功。

向这个重要的而且是国际体系中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讲话使我感到荣幸。

在你之前的那些主席对这个机构的工作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我们感谢他们值得称赞的办事才能。我们还感谢你及各特设委员会的其他主席指导裁军谈判会议处理了各种困难问题，渡过了各种困难时刻。

过去五年中世界体制的改变已影响到我们的安全观念。受围心理和把世界分为两个敌对的意识形态阵营的现象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新兴的国家和国家结构及治理制度，这些变化促进了全球紧张局势的缓和。不过，还有过去遗留下来的许

多问题。此外还有一些新的问题，其中有些是体制变革造成的。这些新问题也威胁着国家和人类的安全。但是，总的说来，过去几年的变化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建设安全可靠的世界的新机会。

从其以前的结构和现在的形式看，裁军谈判会议一直是全球裁军谈判的绝好论坛。随着冷战的结束，裁军谈判会议应该能够发挥其作为谈判所有裁军问题的世界多边谈判论坛的作用。我们对裁军谈判会议发挥更多职能和更加有效持乐观态度，其根据是它顺利地缔结了化学武器公约。我们在谈判化学武器公约方面的成功也应体现在认真处理诸如核禁试、停止生产裂变物质以及消极安全保证等其他优先问题上。扩大裁军谈判会议规模这一旷日持久的问题也同样重要。实际上，我们就这些重要问题所作的决定能否被接受取决于谈判会议的全体成员对冷战后的变化是如何考虑的。裁军谈判会议应在结束关于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谈判之前及时加以扩充。

尼日利亚早就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一个热情支持者。我们在独立后即开始主张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我们的立场虽然为多数国家所赞同，但它却被忽视了。由于后来有了数百次试验以及此后的选择性扩散，国际社会才开始严肃提出禁止任何环境下的核试验问题。我们注意到在关于全面禁试的各方面问题的广泛讨论中所取得的进展，但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要求加速谈判，使之能够尽早，最好在今天就缔结该条约。

裁军协定是协定有关缔约国之间进行复杂谈判的结果。支持一项协定并使之加快缔结的因素是政治意愿。没有政治意愿，便没有协定。而且，没有确切的“好协定”。一项协定的“好”不能仅由协定内容来确定。其他因素，如协定缔约各方采取的建立信任措施、与违反协定的有关问题以及义务与责任特别是军事大国的义务与责任的平衡等，在决定一项裁军协定好与否或它是否是一项真正不扩散和/或裁军协定时都是重要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必须符合所有这些标准才能被视为好协定。该条约的效力不能仅由其核查系统的全面性和精良程度如何来决定。

顾名思义,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应禁止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及任何环境下的核武器试验爆炸。这一禁止应无例外地适用于任何时间和地点。为了确保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所有现有核试验场都应予以公布、核查和关闭。

尼日利亚赞成采用一种能对任何核爆炸源进行探测、识别并确定其位置的核查系统。这种系统还应是效益高的。我们预想一个全球地震监测系统将是该核查系统的主要部分。诸如放射性核素监测和水声学等非地震技术已证明是有效的,应该用来补充全球地震监测。目前,我们认为没有必要使用现有的所有核查技术。不过,该条约的规定应确保核查系统须与技术发展齐头并进。该条约还应载有现场视察的条款。现场视察对于消除对违约行为的疑虑和增进对条约的信任都是重要的。

关于组织,尼日利亚认为最好由国际原子能机构担任监测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执行情况的机构。不过,我们是灵活的,而且愿意考虑建立一个单独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这样一个组织应结构简单,较少官僚主义和专家官员层次,但应足以核对、分析和交换核查方面的资料。这个机构应对缔约国会议负责。

关于生效问题,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应谋求普遍加入,但任何国家不得把它作为抵押品。因此,我们支持这样的看法,即一俟有合理数目的有代表性的国家交存批准书,条约就应开始生效。

防止使用核武器的最有效的安全保证就是销毁核武器。拥有核武器是一种惧怕心理引起的,而且我们也已看到,像南非的情况那样,核武器是可以放弃的。此后就可以过正常生活了。这是许多国家和多数人类追求的目标。在销毁核武器以前,唯一适当的做法就是给予那些忠实遵守国际性不扩散义务的国家以安全保证。

现在的气氛比核时代开始以来任何时期都更有利于核武器国家谈判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使其承诺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这样一项条约的内容载于尼日利亚于1987年7月提出的CD/768号文件。在比利时纪佑穆大使领导下的消极安全保证特设委员会已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我们认为,应赋予该委员会谈

判一项消极安全保证公约的任务。

自1994年1月以来，裁军谈判会议一直在积极讨论停止生产武器用裂变物质的问题。我们要赞扬加拿大香农大使就这个问题曾进行多次协商。在1994年所剩时间和1995年上半年，我们议程上还有许多其他核裁军问题，有鉴于此，我们应尽快就建立一个负有谈判停止生产裂变物质任务的特设委员会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我们当然了解大家在委以该特设委员会什么任务上持有不同立场，特别是在各国武库中的储存问题上。当讨论停止生产的核查系统时，还有机会讨论储存问题。我们认为，未经表决而获得通过的大会第48/75L号决议足以排解许多国家对储存的忧虑。该决议也应成为该特设委员会所负任务的依据。

鉴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一项关于停止生产的公约应在裁军谈判会议中加以谈判。该公约应该是透明的，而且应对它进行有效的国际核查。一项关于停止生产的公约应规定查明现有武器用裂变物质的储存量以及使之无法用于制造核弹的办法。

外层空间是裁军领域之一，老框框看来仍在其中占支配地位。“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这一议程项目没有取得多大进展。事实上，尽管古巴佩雷斯·诺沃亚大使进行了大胆的努力，裁军谈判会议仍局限于讨论建立信任的措施，这类措施固然必要，但不能也不应成为防止外层空间军事化的目标。也不应全神贯注地讨论术语问题，这会转移人们对主要急需就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达成协议这一重点问题的注意。

当然，我们知道现有1967年《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条约》和1975年《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该条约第4条禁止在环绕地球的轨道上放置“核武器或任何其他种类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但是，这并没有阻止一些航天国家把军事有效负载送入空间，直到最近还有一份精心制订的使空间武器化的计划。现在当然需要一项新的普遍适用的条约来制止并防止空间的逐渐军事化。空间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它不应在有损于人类的情况下被滥用来提高国家的军事力量。

关于军备方面的透明度,尼日利亚并非一个重要的武器进口国。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仅有很少一部分用于国防。事实上,与大小差不多的其他许多国家相比,我们的国防开支是微不足道的。这种开支仅占我们国内生产总值的 0.9%。

尼日利亚支持关于军备上的透明度的第 46/36L 号决议,认为该决议可作为一种建立信任的措施,在紧张和冲突地区尤为如此。我们的确打算,一俟我们被火烧毁的数据库重新建立起来即向根据第 46/36L 号决议建立的登记册报告。

众所周知,裁军谈判会议在“尽快处理同武器过多地和助长不稳定地积累的问题相关的各方面问题,包括军事财产和通过国内生产进行的采购”方面,并未取得多大进展。事实上,定义方面遇到的困难已使裁军谈判会议陷入了困境。除此而外,坚决反对把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列入常规武器登记册的态度已给人这样一个印象:登记册是针对武器进口国的,而军事大国则可以在其武库中保存任何种类和数量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却不受国际审查。信任是不能建立在这样不相称的安排之上的。事实上,所有类别的军备如果不是全部具有透明度,就只能引起怀疑。登记册必须采用正当、均衡和公平的方式来建立。

关于扩大裁军谈判会议的问题,就其规模和成员结构来说,裁军谈判会议没能反映出冷战结束后的变化。我们知道在接受新成员问题上陷入僵局的主要原因。保罗·奥沙利文大使干练地向我们提出了一份几乎所有成员国都可接受的名单。巴西的兰普雷亚大使以主席的朋友的身份试图打破这个僵局。尼日利亚愿意支持要求早日迅速解决扩大成员问题这一僵局的那些代表团的意见。如果裁军谈判会议不能把理所应当的国家接纳为其成员国,这当然可能引起人们对其合法性产生怀疑。因此,我们呼吁采取灵活态度,以确保迅速解决僵局。

裁军谈判会议的议程显得很长,而且每年重复。这反映了会议审议的许多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安全问题是各国永远抓住不放而又不易解决的问题。因此人们一心想着诸如核问题的所有方面以及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等问题,这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想指出,鉴于冷战已结束,大会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一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确定的裁军优先事项已比过去更加适用。我们在审查裁军谈判会议的议程时应考虑到这一点。尼日利亚愿意在审查裁军谈判会议的议程方面同瑞典的努尔贝里大使进行合作。

我们现在距这个重要而又多难的世纪的结束还有6年,这是一个人类在其中迅速发展技术以延长其生命的世纪,也是一个人类在其中利用技术来消灭生命和文明的世纪。在这个世纪中,人们已两次发动了造成长期后果的全球性战争。只是到了最近,我们才迈出核地狱。裁军谈判会议,通过在核问题上认真努力的工作,便能使人类迅速恢复理智。我们应进入没有核战争,而有在较低军备水平上增进安全的二十一世纪。

主席:我感谢尼日利亚代表的发言,感谢他对我说的友好言词。

我要宣布,下周会议安排的时间表还在商谈,将于今天下午在消极安全保证特设委员会分发。

我们今天的工作就此结束。但是,在休会以前,我想提醒大家,这个全体会议之后紧接着是卡迈勒大使将就裁军谈判会议发挥更好和有效作用的问题举行自由参加的非正式协商;根据过去的做法,参加裁军谈判会议工作的非成员国也可参加这次会议。

裁军谈判会议的下次全体会议将在1994年8月4日星期四上午10时举行。

上午10时40分散会。